

正是秋風飄舞的時節，走在「兩東街」，詩的氣息開始濃郁。

他經歷抗爭的滄桑和看到世界大戰的痛苦，寫了〈基督再臨〉的詩(The Second Coming, 1919年)，首段就說：「…萬物解體，核心肢離，世界混沌，血染到處，聖潔淹沒，好人無信念，惡者狂野至極…」之前，這位愛爾蘭詩人(William Butler Yeats, 1865-1939)鍾情於一個女孩，是戲劇演員也是著名民族主義者毛德·崗(Maud Gonne)。幾年後他寫下《當妳老了》(When You Are Old, 1893年)。多次向她表白，都遭失敗後；詩卻成了名。這首詩，深受讀者喜愛，更有多種翻譯和影音創作。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他(1923年)。他耐心等待她28年後才與另一個少他25歲的女孩成婚；結局是葉慈先離開人間，毛德未出現在喪禮。是悲劇成就偉大的詩人，照人所說「葉慈是愛爾蘭的靈魂」。葉慈的照片令我動容，老年照亦然。邀請能感受人生暮色的會友們，將詩化作愛情的敬禮和年歲的感恩：

當你年老，頭白，睡意正昏昏，
在爐火邊打盹，請取下此書，
慢慢閱讀，且夢見你的美目，
往昔的溫婉，眸影有多深；
夢見多少人愛你優雅的韶光，
愛你的美貌，不論假意或真情，
可是有一人愛你朝聖的心靈，
愛你臉上青春難駐的哀傷；
於是你俯身在熊熊的爐邊，
有點惘然，低訴愛情已飛揚，
而且逡巡在群峰之上，
把臉龐隱藏在星座之間。

(摘自 kknnews.cc，余光中 譯)



威廉·葉慈(照片)

我回眸大半生路，比葉慈幸運太多，第一次約會和第一次單純表白，她都答應。那年我們才十七八歲！今逢和周師母結婚35年紀念日，無限感觸又感恩無限；八月初我們捨棄去愛爾蘭的機會(外甥婚禮)，今日也留守此地一齊崇拜，不分天南地北，幸福仍然。我開始看到銀絲灰髮的高貴，素容皺紋的美善，青春難駐的哀傷，平凡脫穎的感動。是，並不羨慕詩人，有妳此生就是詩。噢！年歲真是幸福美麗的祝福；如果沒有父神的愛索慈繩，我也不知這一切怎會可能？！